

● (荷) 尼古拉·弗里村 著 王婷 运之 译

雨国之王



● 获美国“爱伦·坡侦破小说大奖”丛书

获美国爱伦·坡侦破小说奖丛书

雨 国 之 王

〔荷〕尼古拉·弗里林 著

王婷 远之 译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Nicolas Freeling
THE KING OF THE RAINY COUNTY

根据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版译出

雨国之王

〔荷〕尼古拉·弗里林 著

王婷、远之 译

*

责任编辑：叶云珠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6.25 印张 128 千字

1990 年 9 月第一版 199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4-0584-0/I·168 定价：2.90 元

印数：00001—16300 册

内 容 简 介

百万富翁克洛德·马尔施尔带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小姐达格玛外出，突然失踪了。不久被人发现，他们二人均遭杀害。此事惊动荷兰警探，探长范德瓦克亲自出马参与调查。可是调查极不顺利，且屡遭险情。情节就此展开，跌宕起伏，扣人心弦。特别是本书构思极为精巧，令读者爱不释手，非一口气读完不可。本书自出版后，先是风靡欧洲各国，接着又在美国大为畅销，从而成为一部世界性畅销小说。

序 言

冯亦代

埃德加·爱伦·坡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父。坡生于1809年，殁于1849年，短短活了40年。他是美国的诗人、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。他写的诗歌深受英国诗人弥尔顿、拜伦、济慈、雪莱和柯尔律治的影响。他的诗篇《乌鸦》与《乌鸦及其它诗篇》于1845年问世，因内容神秘、词藻华丽与韵律丰富，而被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马拉梅所钦服。这些诗篇又影响了法国“象征主义”的诗歌。他并以小说家的身份，左右了当时的美国文坛。1840年他出版短篇小说《述异集》（一译《怪谭奇闻故事集》），一举而成为美国哥特式小说和侦探推理小说的首创者。哥特式的小说描写超自然的恐怖、神秘和死亡。他的哥特式小说《厄舍古厦的倒塌》（一译《吴宅之倾倒》）是坡的小说中的压卷之作。他的侦探小说中以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、《金甲虫》与《被窃的信件》最著名。其写作特点是故事情节怪诞而富于戏剧性，着重细节描写，而且推理的逻辑性极强。有人还认为科幻之形成小说，也是由坡开始的。所以坡虽然只活了40年，而且在1827年才开始以诗歌在美国文坛上崭露头角，但他在世界著名文学家们中，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1945年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为纪念爱伦·坡，特组织举行侦探小说等作品的爱伦·坡年度奖，每年授侦探作品大师奖一人，最佳处女作奖一篇，最佳记实文学奖一篇，最

佳短篇小说奖一篇，最佳电影故事片脚本奖一篇，最佳电视剧脚本奖一篇，最佳初版纸面书奖一篇，最佳评论与传记研究奖一篇，最佳少年读物奖一篇，特别奖一篇至二篇。另外还有一些不固定的奖，如广播剧脚本奖，外国电影脚本奖，最佳插图奖等。当然这些得奖的作品都要与侦探推理有关。

“爱伦·坡奖”的获奖作家中，最知名的是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这位女作家的作品，在我国出版界中，曾经刮过一阵风。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读者知道的除了写《福尔摩斯侦探案》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外，在我国负盛名的恐怕就要推克里斯蒂了。这几年虽然她作品的出版已经大大见少，但还是有不少读者念念不忘于她。

惊险、推理小说为通俗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品种，在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。但是凶杀、盗窃已成为社会的公害，因此有许多人便归罪于侦探小说。其实我们可以说没有一本或一篇侦探小说是教唆读者去犯罪的，相反他却告诉读者，无论作案的情节十分谪秘、离奇、曲折，也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而令罪犯落入法网，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。正如《红楼梦》中的贾瑞，该看风月宝鉴的反面，他却偏要去看正面，于是一命呜呼，真是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人家。而且犯罪的人不一定有那么高的文化，可以看翻译的小说，而成为侦探小说的读者，所以与其使犯罪行为充斥人间，倒不如使他们读读侦探小说，从而得到教训消弭犯罪的行为。当然我说的侦探小说是严肃写来的，那些专门诲淫诲盗的下乘之作，自当别论。再说，犯罪的起因是各种各样的，不一定是读了惊险推理小说的结果。但如果是一本严肃态度的侦探小说，既可为读者消遣之用，还可指引人生迷津，使人悬崖勒马，不

致以身试法。

文学作品和读者是多层次多方面的，我们不能强行使人读一个层次一个方面的作品；可是有了各个层次的作品，读者便可择善而读之。在文学作品的层次中，严肃文学是高档的，而通俗文学则比较普遍为一般读者所接受，两者不能偏废，问题是如何能有档次较低的严肃文学和档次较高的通俗文学。

群众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《获美国爱伦·坡侦破小说奖丛书》，请专人翻译那些历年得奖之作，以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一些空白。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，他们之为繁荣通俗文学，活跃中国读书界的用心是真诚的。际此出版这套丛书，如能代替或纠正那些充斥于市场的粗劣作品，也许不无小补。爰为序。

1989. 12. 26 听风楼

范德瓦克醒了。他脑子里糊里糊涂，嘴巴里有一股臭味，好象是廉价的西班牙白兰地的味道。是不是灌了一肚子酒之后，在这间热得要命，却又不开窗户的房子里睡着了？看来是这么回事，他还做了个噩梦呢。这几条毯子让他翻来复去地给滚成了一团。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他使劲端了一脚，奇怪，怎么会纹丝不动呢？他是不是还在梦中？说实在的，他还没睡着呢。可是脚好象还在睡觉。有点不对劲儿：他让腿去踢，可腿不听使唤。整个这一条腿，从屁股往下，似乎还在睡觉；白兰地的味道糟透了，他是在什么地方喝的？他大概还在做梦，因为他还记得梦里面的事，好象是在比亚里茨发生的事。哈哈，在比亚里茨度假，对他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。这个主意不错，他和阿尔莱蒂两个人还从来没见过大西洋海岸呢。

这不是个好主意。

就说火腿吧，面包里面夹的火腿是生的。不是在比亚里茨，可能是比字打头的另外一个什么地方。巴荣纳，巴荣纳，啊，真了不起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他的梦好象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，在西班牙边境的比达索瓦河畔。苏瓦特渡过比达索瓦河之后，向北走去。说苏瓦特不象个将军样子，可是

韦林顿也不象呀，他在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，花了五年时间才打赢了这场战役。苏瓦特在运动部队方面是个能手，但打仗却有点差劲。他应该教教苏瓦特怎么打仗。

梦断了，睡醒了。好，活动活动胳膊。他伸出一只胳膊，手碰到了一种很怪的东西，好象是一种又粗又硬的草。还有一块石头，他觉得脑袋下面也有石头。他根本不是在床上，而是喝醉酒之后，一头倒在烈日晒着的山坡上睡着了。他闻到了太阳烘晒过的青草和百里香的味道。这时，他突然想起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：他遭到枪击。

他是苏瓦特部队的一个士兵，这没错。该死的苏瓦特把他丢在半山腰，让他死在这儿。他知道这儿是个半山腰，因为他的头比脚跟要低很多。我可怜脚啊，可怜的脑袋。他被子弹打中了，在苏瓦特的队伍里，挂了花就丢在山坡上等死，因为这个部队没有救护队。真是太惨了。“唉”，一激动，泪水便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。“我要死在某地的一个可怕的山坡上了。我也搞不清这是在法国，还是在西班牙。我的遗骨将来会被合法进入法兰西共和国的葡萄牙泥水匠发现，他们对他可一点兴趣也不会有。等死吧，对敌人连一枪都没放。传说中的低能儿罗伯特·乔丹还能对自己亲爱的姑娘说声再见，然后端起机关枪和一些别的武器，勇猛地向纳瓦利斯骑兵开火。现在我还记得。是的，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眼下这可不是书，是真事。他难过地擦了擦眼泪，又晕晕呼呼地睡着了。这种白兰地劲头可真大，山坡还在旋转，转呀，转呀，不停地转。

他又一次醒来之后，看到了一张他在梦中没有见过的面孔。一张圆圆的、年轻的、肌肉发达的脸，典型的法国人的模

样，平头，戴着无边眼镜。他眨了眨眼，看出他的白袖子是卷起来的，露出一只棕色的胳膊。纤细的手指把皮下注射器里的气泡排出去，针头朝上，针尖上有一滴水，然后向他刺去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好孩子听话，把苏瓦特元帅的事全都忘掉，好吗？”

“他在哪儿？”

“死了120年；我们还是在真诚地怀念着他。我现在就让你睡吧。”他艰难地转过眼睛去找手，他看不见自己的手放在哪儿了。他的确在山坡上待过。那里停着一部浅灰色的“双马牌”汽车和一辆旅行车，车身上画着横竖交叉的道道。是的，苏瓦特将军对旅行车一窍不通，他跟这伙人究竟在干什么呢？那个戴眼镜的圆脸年轻人突然回来了。

“我好像是雨国之王，”范德瓦克对他说。“富有，但却无能。年轻，但又非常老。”

“真的吗？哎呀呀，你在太阳底下晒的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把你从苏瓦特元帅那里弄回来，你要做的头一件事，就是对我们引用法国诗人博德莱尔的诗句。好啦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所有这些人都不在了。安睡吧。”



后来，他记得又醒了。不过，这中间好象还醒过好几

次，感觉好一点。没有钟声，没有苏瓦特。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妻子阿尔莱蒂，她的头发披散着，乱七八糟的，颜色特别浅，用一条白色头带扎在脑后。所以总觉得他们好象是在比亚里茨度假。他拚命地回想。阿尔莱蒂……拿破仑的元帅们

“我可怜的宝贝儿，”她用法语对他说。这时他觉得脑子里又有点不太清楚，他又看到那个留着平头的年轻人站在阿尔莱蒂旁边，冲他咧着嘴笑。事情开始有点头绪了，他想他原来是个侦探，现在觉得好一点了。

“我以前见过你。”

“说得对。在山坡上。苏瓦特元帅，记得吗？”他亲切地笑着说。

“可是，你是什么人呀？”

“我是卡普杜齐医生，在给你治病。我要给你解释解释，很简要地说说，就这样你大概只能听懂一半，不过这没关系。你是被人开枪击中了。有一个人听到枪声后想去看看出了什么事，因为在这附近没有人用步枪。他发现了你，多亏了他呀。这是一个好心人，他想尽办法救你，给你喝了一点白兰地，你失血太多，几乎没命了。他跑来找我，我是圣让城的乡村医生。我们把你抬走了，现在你死不了了，给你输了好几升血，其中有阿拉伯人的血和黑人的血，天知道还有什么人的血。你现在是在比亚里茨，在一间很好的诊所里。哈，这儿不是监狱，不过有几个警察想跟你谈谈。别紧张，现在我还不许他们进来。你已经很好了，否则不会想起你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范德瓦克警官，以及这位是你的妻子阿尔莱蒂。我不知道你在山坡上干什么来着，但是我可以

回答说你正在接受治疗，接受现代的手术后护理。你得到社会治安的保护，得到修女们、我本人和你的外科医生盖卡辛教授的照顾，还有你的妻子，她特地从普罗旺斯赶来，她真是位了不起的贤妻。怎么样，好吧？没有什么好紧张的，你再接着补你的觉吧。”

范德瓦克又睡着了。



阿尔莱蒂一直没有提过枪击的事，不过他自己能把这些情况串到一块儿。高速毛瑟枪的子弹射中他右膀附近的地方，那可是个大家伙，10.75毫米，他真够走运的。从300米远的地方朝山下小路开枪，幸亏开枪的人不熟悉瞄准山坡的要领，才让他捡了一条命。子弹打穿了他的肠子，好在没伤着动脉，擦过脊椎骨，击碎了骨盆，打穿了屁股，臀部有一个很大的洞。也许他会瘫很长的时间，但是他们认为他不会终生瘫痪。卡普杜齐医生是个感情强烈的人，当医生的都是这个样子，平民百姓都这么认为。盖卡辛教授是图卢兹的权威，他很有把握地说范德瓦克不用一年就能走路。这时间太长了，可以看好多多书，可以做很多辅助治疗的体育锻炼。

“我们一定让他踏上滑雪板，”他们说。阿尔莱蒂并不

觉得这句话让她多么高兴，不过她开始觉得有点希望了。她认为说让他去滑雪，是为了使他高兴，给他一个奋斗目标。

其实他并不喜欢这个主意，只不过他还没对她说罢了。现在他已经完全想起了这段往事。里面有很多滑雪的情节。

他感到神志清楚以后，马上提出要见警察局的人。他们找来一位资深的警长，他穿着一套灰色衣服，翻领上挂着一节红色的绳索，留着灰色的短发，他背着护士抽起烟来。这人大约50岁左右，棕色皮肤，活脱脱一个晒干了的土麦拿无花果。

“我是里拉警长。你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。我屁股上似乎有个大窟窿，你准能把卡车开过去。给我一支香烟吧。”

“嘿，小伙子，不许你抽烟。”

“在这儿你也不能抽。”

里拉先生没功夫跟他讲理。把烟放到嘴里点着，再把它取出来，用他那棕色的手轻轻地、仔细地放到范德瓦克的嘴里。范德瓦克说话时烟卷在他的嘴里不停地滚动着。这位法国警长不时地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，跟他自己的香烟一块，在窗外磕掉烟灰。他每次到窗前去走几步，都是准确无误的，好象他习惯于走碎步，当然他是受过严格训练的。

“我知道你在我遭枪击后就到现场去找我，非常感谢。因为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可能还在那儿躺着。斯特拉斯堡，不过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们两个这么快就跑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还得过境吗？”

“有一个商人叫卡尼修斯。他在这里。他是到西班牙去料理自己的房产的，过一会儿他就要回来了。他突然闪过一个

念头，我认为到山里去是有自杀动机的，所以我跟着去了。我说得对不对？”里拉点头。

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只知道有一个人在山顶上拿着一支步枪，也许是他打的。我们让小伙子们举着枪站成一行，我们从昂代请来一位精神病医生，还拿来一个扩音器。一点没用。听到枪声以后，我们就往上爬。这是脚趾功夫。心里一点数都没有。我还得向上级报告，对斯特拉斯堡那边的情况我还摸不着头脑，看来你是了解这件事的。你能不能把所知道的全都告诉我。把对我写报告有用的东西都讲出来。

“我知道的看样子对你的报告不一定有用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里拉先生说，脸上没有一点笑容。“你们那儿的警察和我们这儿的警察全是一个样子的。”

“我要告诉你，”范德瓦克说，“事情的确很简单。现在用不着再着急了，现在我还不能说。我得先想想。我非常累。你明日能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给我带点烟来。我可以藏起来。人们老给我送花。”

里拉先生把两个烟头扔出窗外，然后低头看了看他。

“孩子，你可真是死里逃生，等你好久了，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去。我给你带烟来。”

“我不行了。”说完又昏过去了。

一个护士突然闯了进来，站在屋里一动不动，用鼻子直闻味。

“准是抽烟了。警察……活象一对傻瓜。”

“护士，”里拉先生沉着地说，“你知道你的小西姆卡轿车的尾灯有毛病吗？得把它修一修，这才是个好姑娘。”

在这24小时里，范德瓦克时醒，时睡，时想。故事的开头是：“以前，在一个多雨的国家里，有一位国王……”，眼前的一切便是故事的结尾。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发生在多雨之国，而是在一个极其干燥的西班牙山坡上。距离范德瓦克流下很多血，一些碎骨头，几节肠子，以及一枚10.75毛瑟枪子弹的地方，大约300米。雨过去几百米，就是朱诺横渡比达索瓦河后，向南方走去的地方。7年以后苏瓦特将军也是在这里过河，然后向北方走去。150年以后，最后一个元帅在这里等待一个叫卡尼修斯的荷兰商人，把他的汽车停在边境上，抱着一支步枪躺在灌木丛中。

范德瓦克正在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办公室里，一门心思地想自己的事，忽然楼下的传达室打来电话，说一位姓卡尼

修斯的先生求见。

“他说想找个负责人谈谈。”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象个有钱的主儿。他的大衣上还挂着皮领子！”问讯处的警察关上了隔音玻璃，在外边听不到他说什么。卡尼修斯先生并不想听，他正在仔细打量着自己脚上穿的那双漂亮的乌黑锃亮的皮鞋，似乎显得有点烦躁。

“把他送到我这儿来。”范德瓦克说。

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日子。在这个月份里，有时是寒冷的略干燥的天气，有时是潮湿的风天。这是一个寒冷的月。范德瓦克没有感冒，但是他的衣袋里装满了摺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擦手纸，这是他妻子给他放的。每当他掏橡皮糖或怪味薄荷时，这些纸片就象魔术师的鸽子似的飞出来。

“您是值班的警官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是范德瓦克，您愿意坐一会儿吗？”

卡尼修斯可真想坐下。他不爱运动，一共才爬了两段楼梯就累了。不错，他是象富翁：大衣上的皮领子又黑又光滑；他穿的黑色鸟眼纹的长裤，料子很高级，不发亮；皮鞋也很考究。上身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有一条英国佩斯利丝围巾，还让那剪裁合体的大衣压着。范德瓦克看着他总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。他戴着一顶带白丝格子的软毡帽，帽子上有一条浅黄色的皮带，皮带上还描着金。看样子这顶帽子象是在十几分钟以前刚买的。

他那张脸并不怎么惹人注意，不过给人一个印象：大脸、秃顶，鹰勾鼻，又黑又粗的眉毛，大而平的耳朵，耳垂很长，苍白的厚嘴唇，嘴角下撇，机警的不朝下看的眼睛，

眼皮子下面的肌肉松弛。卡尼修斯先生慢慢地把手套脱下来，放在帽子里。一颗至少有 3/4 克拉重的钻石，在他那长着一撮撮黑毛的、象小面包似的、苍白的手上闪闪发亮。他的嗓音含混不清，就象是在维也纳的梅兰咖啡上面漂着一层奶油。

“我必须请您听一段不太寻常的故事。”他乘机点燃了一支短粗的、象鱼雷似的雪茄。范德瓦克心里想，这种黑色的烟草可能是巴西的，也许是什么别的地方的，有一种淡淡的香味。是香草和高级咖啡豆的气味，或许他说话时的强硬态度，使人有种异样的感觉。“我简要地说一说这个故事的背景。”他把一个小巧的金打火机放到一边。与他这种炫耀自己的势利眼相反，范德瓦克把一支廉价的法国香烟放到嘴里，用火柴点着。他有一个很好的打火机，三天前就该换火石了。这位老练、善谈的人立即开始叙述他的故事。

“您可能听说过一个叫索普埃克的公司。它的创始人于上个世纪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里赚了很多的钱。这是一家贸易公司，它在南美和北美有很多股权，非洲是它的发祥地，我很高兴地说，在非洲还有不多的股权。公司的创始人马尔施尔，您对这个名字不熟悉。现在这个公司的代表是西尔韦斯特·马尔施尔先生，他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这个家族的产业。在巴黎和罗马，在纽约和里奥，都有房地产。我说不出数字来，但是您可以相信我的话，他的私人财产居世界之冠。我说私人财产，是为了和公司的产业分开。他们自己的财产和投资非常之多。”短暂的停顿，搁下了这个话题。

“马尔施尔先生至今依然精力旺盛，干劲十足。他现在 80 多岁了，每天都亲自到巴黎的办事处视察工作。几年前，